

# 穿越岚皋四季

市直 犁航

一个偶然的机缘,开启了为期一天的岚皋公路之旅。

从安康出发,阳光灿烂,一路上春风浩荡。沿着安康高速飞驰,几乎就一抬脚工夫,就抵达了岚皋县城北郊的耳扒山——巴山珍稀植物园。岚皋在安康正南方向,时值太阳当顶,有文友脱了外套,仿若从春天进入初夏。植物园占地数百亩,兰花园、杜鹃园、樱花园、紫薇园、珙桐园、楠木园等星罗棋布,珙桐、红豆杉、银杏、鹅掌楸、铁坚油杉等珍稀植物点缀其间。

过石门,越懒稍台,穿行在“陕西省十大最美农村路”上,别有一番山野风情。海拔骤然提升,感觉秋高气爽,凉风习习。从绿植覆盖率极低的城市到绿荫遮天蔽日的天然氧吧,清肺明目,提神醒脑!

至横溪古镇,古盐道驿站。空气冰冷,竟然看见了远处似雾非雾的白色山帽,猜想那大概是雪,皮肤顿然紧缩,起了鸡皮疙瘩。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和阶沿上,远年的气息扑面而来,古色古香古集镇,几乎找不到现代的痕迹。灰墙黛瓦在冬日清丽冷峻的阳光下肃然静立,夹道迎宾。古街房屋一律两层,下层铺

面,上层客棧。除了山墙和根基是青砖,楼上楼下的门窗一律是木装板壁。两条街道都是统一的建筑设计风格,沿街形成连贯的檐廊空间,檐下勾勒了黄色饰带,镂空的门窗凸显着精湛的雕刻工艺,造型优美、雕绘精致,细节考究。上下两层都挂着红灯笼,整整齐齐两排一直延伸到古街的尽头,完全可以想象,夜间迷人的红色灯笼定会将古街扮靓得无与伦比。站在古街,似乎有大队粗犷壮实的盐背子擦肩而过,打杆敲击石板的沉重闷响与店家厚道热情的吆喝交相辉映。商铺里摆放着腊肉干、雪魔芋、土蜂蜜、豆腐乳、山野菜、苦荞酒……都是闻名遐迩的岚皋特产。

餐桌的菜单上荟萃了盐背子饭菜:浆耙馍、油渣子馍、苦荞饼、魔芋豆腐、洋芋耙耙炒腊肉、酸菜烩鱼、辣子鸡、吊罐肉、榨碗酒……最让我惊喜的,竟然有我想念多年而不得的神仙豆腐和天星米饼……足以让馋嘴的吃货三月不知肉味儿。恍惚间,我看到一群刚放下背架子和打杆、浑身还冒着腾腾热气的背盐汉子,正对着一顿丰盛的盐背子饭狼吞虎咽大块朵颐……

游览过“大河之尚”森林康养村之

后,抵达了被誉为“陕南小九寨”的千层河景区。脚踩皑皑白雪,季节正式进入寒冬。

站在千层河的观景台,仰望从数百米山间悄无声息流淌下来的冰泉,凝神静气。看看周围树枝上的冰凌,显然泉水已经被完全冻住,绕指柔已化百丈冰!急匆匆扑河对岸触摸,谁知竟然是一挂活水,一瀑急泉,从半山林间飞扑下来,近乎九十度的垂直降落,与石壁急速摩擦,内蕴着细细碎碎的唰唰声响,飞溅玉,完全是晶亮的白色,如一条从山顶跌宕河谷的巨大银链。

千层河水量不大,但一块块石头却个性十足,完全突破常理,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河道石头的认知,没有一丁点鹅卵石的样子,几乎清一色巨型泡沫方砖样支棱在数十米宽的河道上,形成一个绵延数十里的天然巨石博物馆。这些巨大的,几吨几十吨甚至几百吨的石头,几乎没有经历水流的冲刷,以开天辟地以来的傲然姿态,或立或卧,或蹲或坐,形态各异,棱角分明地展示着宁折不屈的铮铮铁骨,让人愣愣间进入了远古的洪荒,怀疑下一秒就会从这些巨石的罅隙里蹦出几只弹跳若飞的小恐龙,矫健

地探头探脑,蓄势着锋利无比的脚爪四处觅食,再看看山坡林间,几乎难觅石头的踪影,即便有那么孤零零的三四个,也如同弥勒佛般有着柔滑喜人的弧形外观。显然,这些石头都生错了地方,山坡上圆形的石头与河道里方正的石头,迷茫着各自的河道,遥相对望,静默千年,揣摩着造物主的玄机。

在河边的步道上,偶尔从树枝掉落的冰凌钻进脖子,那是来自穆穆朗玛的清凉,让人心神荡漾,精神振奋。再上行数十米,步道上已是反光的桐油凌,前行者们扶着栏杆,一个个步履维艰,东倒西歪,再贸然前往,就是犯险。

上车,绕旅游环线,经神田大草原,过巴山秋池,不多时,有文友说:好快,一晃就穿越了四季,不冷了,四季镇把千层河彻骨的寒冬驱散了,感觉又春回大地了。

穿越四季,何尝不是?从安康出发,经快捷的旅游环线,从春天穿越到初夏,从秋天穿越到冬天,最后又穿越回春天。从现代穿越到了横溪古镇,体验了传袭千年的盐道美食。离别岚皋前,还登上了岚湖的游船,在波光潋滟的霓虹中,恍若穿越到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……



暗香疏影 潘慧作

## 瀛湖

第 1376 期

## 由《少林寺》而少林寺

紫阳 程楚安

知道少林寺不是去了少林寺,而是缘于香港导演张鑫炎的一部武打电影《少林寺》,这部电影开一代武侠片真功夫之先河,多用长镜头拍摄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,这部电影使少林寺名扬于世,也使初出道的李连杰蜚声影坛,跻身于世界电影之林。

说起来也许好多人都不相信,当年观看这部电影时,我还在西安上学,先是在钟楼影院,而后南门的光明电影院,还有和平电影院、西北电影院、小寨工人俱乐部,甚至学校的操场上我都看过。后来电视播映又看,前后大约看了20多遍,整部电影的对白从头至尾我都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。记得我们几个同学在钟楼影院看完这部电影已是夜里子时,1982年时的西安城晚上十点半至十一点便没有公交车了,那时还没有出租车,我们几个同学是走路从钟楼至学校所在地小寨的。当然校门也已关闭,只好逾墙而入了。

那时候能看上一部电影是唯一的娱乐了。这随后又出现了《少林俗家弟子》《南北少林》《少林小子》等多部以少林寺为题材的武打电影。当时,河南登封县的少林寺使成千上万的青少年趋之若鹜,一时间,少林寺成了习武爱好者的朝圣地。

我却并没有去少林寺,真到少林寺已是几十年后。

昔日的登封县已改为今天的登封市了。当年行驶在宽敞的公路上,我便想起小时候看豫剧《卷席筒》里小苍娃的一句唱词:“我离开了登封小县……”,而今我却来到了登封。车一拐便停了,我还以为到了少林寺,谁知导游却把我们一行领进了“波亚水晶城”,这是定点旅游购物商店,导游是有回扣的。水晶城里水晶饰品琳琅满目,璀璨耀眼,我却无心购物。

少林寺位于嵩山脚下,雄踞中岳嵩山,历来被称为五岳之尊,但我怎么看也看不出它尊于何处,“险、雄、奇、秀、幽”好像它都不占,不知道为何,《诗经》里竟有“嵩高岳岳,峻极于天”的赞誉,也许是因为帝尧游于此,周公曾在此观日影,还是汉武帝登嵩山而呼万岁?或者是武则天在此封禅祭祀?还有唐高宗等皆登临嵩山为它增添了王家气象?我想还是因为少林寺这“天下第一刹”的缘故吧。

神往了多年的少林寺,待我真正置身于这里的时候,我不是激动而是深深地失望。看来,美好的景致最好还是让它永远存放在神思遐想中,偶尔让它入梦在梦里闪回。“炉香净琴案,松影闲瑶墀”。“花浓春水静,竹细野池幽”。“相逢一宿最高寺,半夜翠微落声”。“午梵隔云尚闻有寺,夕阳归去不逢僧”。“佛殿梵钟过午,禅房花木尚留春。老僧最喜看题句,不惜袈裟拂壁尘”。这些都是古诗意境,怕永远只是意境了吧。“深山藏古寺”的图画也永远是水墨的写意,它们让人遥想而怀念。

## 像草一样贴着大地

汉滨 王宗辉

城市里的草,脚根不深,浅浅的一星半点,连不起片,成不了势,很像是在别人的地盘上寄居。相反,山村乡野的草,一年一年长成模样。

冬天,万木落尽,村庄四周的草跟着枯落,没了草的掩盖,一切都被迫敞开。站在高处,一条沟的走向,一面坡的头尾,甚至一个村的脉络骨骼,都会如沙盘一样清楚地呈现。谁家房后有几间厕所,几间快倒掉的土房,几口又过了一岁的人,甚至他们家的狗咬了几声,也能掌握。

春天一到,又是生机勃勃的开始。当南边刚拂来第一缕风,天上落下第一星雨,满黄土下的根,就蠢蠢欲动起来。几个周的日子,放眼土坡,绿色会像春水一样漫涨。在荡漾的春天,城里人回乡总是惊叹,看哪一棵草都觉得亲切。

小时候,对于浪似的草海,我是没有感觉的,也并不认为它们是大地画师。或许是因为大家都在为吃的而忙,大人有大人的事,小娃有小娃的事。

放牛、放羊、拔草喂猪,这些就是小娃的事。在青黄不接的春季,每天都得做,不管你喜不喜欢。牛羊赶到野地里,它们会自己去吃,拔猪草就不行,得蹲下一手一抓揪,猪的肚子一日三餐,人就得一日出去准备三趟。把一头猪喂大,需要很多的水草。至于草的味道,我不相信只有猪知道,每一个农村娃也知道。草是柔弱的,也是极忍耐的,更是不离不弃的,这是我最初对草和人生的看法。

八九岁时,母亲领我去卖过草,卖给开渔场的,一斤五分钱,瓷瓷实实一蛇皮口袋卖三四元,一天最多挣十几元。大热的暑假,一睁开眼就被母亲喊走,一开始我们拔四周的草,后来拔村外的。草多的时候,渔场老板就对着每一袋袋草挑三拣四。有一回几个老人拔的草,人家不要,大家一起来劝说,人家板着脸还是不要,说是鱼不吃,结果气得老人没话说,草连着口袋就一起扔到了河里,顺水流了。为了人家利索地收购,母亲就把我领进苞谷地里拔一种宽嫩嫩的草。那苞谷地可不会心疼人,刺溜溜儿的苞谷叶,蒸笼似的苞谷秆,只要钻进去,就一定能体会什么是又闷又烤,又割又痒。那时候,母亲常给我讲,以后不好好上学,天天得过这样的日子。我总是不懂似的,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。

用草换生活,还有一件就是搓草绳、打草帘。那些年,村外有几个砖厂,他们定期到村里来收草帘,五角钱一个。他们要求的草帘,两米长一米宽,用草绳穿稻草编,厚厚实实才能算。每天一放学,村里的小娃们就学学大娃们的样搓草绳。大家坐在小板凳上搓,一伙一伙地靠在树荫下、水沟边、房背后,一根草接一根草,一手掌赶一手掌搓,忍着满头通红,直到天黑有人带头喊回家写作业才停。打草帘这个活儿,小娃们干不来,需要顾草、铺草、穿绳,不会弄反倒帮倒忙。一个熟练的大人,一天不干其它啥,最多也只能打二十多个。可

这二十多个草帘,得需要棉线一样细盘得跟篮球一样大的草绳疙瘩三四个,另再加一大堆的稻草。一般,稻草是充足的,绳儿现搓现用,绳儿用完时,就停下帮忙搓,搓够了再打。一家人忙碌四五月,孩子一学期的书费,庄稼地籽种化肥,差不多有着落。我外婆曾给我讲,说她小时候在坝里亲戚家寄过,其实就是指我们那一带。说坝里人,一年都没有柴烧,大人忙不过来时,就把捡柴做饭这个任务派给娃们。坝里不比山里,找柴确实是件难活,大多数的都是割草回去烧,吃一顿饭得烧两笼子草,饭吃完,手上、身上、头上都是草味土味。

我出生以后,村里虽然有石炭卖,没有人再去捡柴烧了,但每年冬月农闲,一些老人还是会去野地里捡柴草。早饭后就向村外出发,一手拿镰刀,一手拿绳子。地边的干蒿子,干刺条,牛筋草……凡能烧的都往回捡。每当那些老人,捡一捆腰粗的柴草往回扛的时候,太阳基本也斜了。他们准是一身的灰,瘦瘦一样的人拖着瘦瘦一样的身影,从村外一步一步移近,静静地进村,静静地回到自己家,再静静地搁下柴草靠在椅子上喝水、舒展。

用草填灶,烟大、火短,噼里啪啦响,草灰一地,灶前总不利索。村里人喜欢用野地里的草来比自己的命。关于草的命和草的活劲儿,在农村住过的人应该是知道的,除了一生的卑微艰辛,我觉得还有一股子顽强。庄稼地的草,拔后让太阳晒焉,只要有一场雨或一夜露水,它们就能活过来。那些年,庄稼收完,村人就会点火去烧沟边、地边的草,烈火熊熊,草灰殆尽。可两三周后,灰底下仍是一个个草头。再大些,村上代销点里,卖了一种农药叫枯草剂,把这种农药兑水往草上一喷,两三天工夫,草就被折磨死了,白白的一地,寸草不生。可淋过几个雨水后,翻地时细瞅去,深处的根都还活着。

十九岁那年,父亲走了,我们一家到外地去了几个月,回来的时候,门前被高矮不一的草遮完了。推开门,迎面一股子霉味儿,我们把门窗全部打开,又把屋里清扫了一遍,才感觉像了个家。最后在清理院坝草的时候,母亲一边锄一边说,这草在给咱们看家呢,来得真多。我纳闷,既然看家就应该是功臣,为什么还要锄呢?想要,就把院坝角儿的几根留下了,让它们继续给我们看家、护家。一多月的功夫,院角儿的草一生二,二生三,连成了一片,生机盎然。

一棵草,一辈子里的不易,我们不能全部看见,我看它们的时候,它们总平静地贴在大地上,一声不吭。如果说它们能在苦中活出甜味,那一定是明白了生命,那一定是对活着的不辜负和希望。



## 古镇扎狮子

旬阳 郭华丽

何世国,1963年人,祖上明洪武年间从江西遂昌县移民至蜀河何家山,已是居住于此的第十五代人,也是蜀河古镇唯一的扎狮子人。

“听我父亲说,蜀河最早的扎狮子人是蜀河马家坡的马荣耀、马荣光。再就是黑沟的王安娃子,可惜命不长,59岁就去世了。我这人爱凑热闹,只要烧狮子,正月初七扎狮子的就会集中在原来的老皮纸厂准备扎狮子用的材料,竹子、麻、扎丝、皮纸、石灰、彩纸、黄金纸、黑煤、红黄绿染料。初八开始扎,我就捧着天天看,有时也帮着打打下手。正月十三出灯,正月十六送灯,送神上天。”

初识何世国就是在蜀河村路外侧面大树林深的山坡上,彼时,他正站在一台挖掘机前嘴里叫嚷着“往这挖,往这挖……”。说实话,我是循着声音才看见他的,矮小的身个儿叫嚷的气势不亚于挖掘机的轰鸣。那时是朋友专程带着来的,说是有个何世国想在蜀河村建个烧狮子的基地,没想到却被他带着见了他人出资修的,将来俯瞰汉江的旅游线路的路基。

这次来是奔着何世国扎狮子人的身份来的。对我们的“你是啥时候开始学扎狮子这门手艺的?”何世国被纹纹的脸上全然一副讶异的神情:“这还要学?我就是喜欢玩,喜欢看。我门下的王家根娃就是到扎狮子提供竹子,做小工的。2017年正月,我说根娃狮子扎得不好,当时在场扎狮子的就说‘你说我们扎得不好,你来扎’我扎就我扎,没想到我真的会扎。从这以后只要玩狮子,就请我扎狮子。小的时候上山放牛,一个人,急得很,就扯些藤蔓、竹子、树根、麦秆啊试到编牛笼嘴、蚂蚱笼子、花灯笼,他们教我,让我扎,是想看我出丑,看也看了这几十年,都记在心里了,扎时再好好琢磨,就扎成了。”

“扎狮子是个辛苦活,两头狮子,不算提前备料,九个人得不分黑白地干六天,狮子骨架是用竹子编、用皮纸扎的,狮头是用鸡蛋清、石灰、豆腐、牛胶拌好后用牛皮纸糊的。白天糊,夜里烤,得糊四道。十三出灯,十四修补,十五换新重新上色,从正月初七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六收灯,人心就不敢消停。”

烧狮子是蜀河口民间叫法,寄托着人们对风调雨顺、家道昌盛、生意兴隆、家国安泰的美好希冀,因此也叫太平灯。从准备扎狮子用的材料到扎狮子、糊狮身、编狮皮、绘狮子、合狮子一共有四十多道工序。狮子皮是用竹竿拍打松散却又韧劲十足的60斤重的(俗称打狮子皮),再一根一根撕得宽窄薄厚一样的皮构织而成。蜀河口的烧狮子,是一公一母的对狮,母狮子的个头比公狮子略小,雄狮子狮头的主色调是黑色的,母狮子狮头的主色调是青色或湖蓝色。头上的“王”字颜色各异,雄狮子头上的“王”字是金黄色的,母狮子的是白色的。

蜀河口的烧狮子又被人们称之为“火的盛宴”,是用民间自制的“花子”,其喷射出的火花金光四溅,数十人围着狮子喷射,远远看去万道金光铺天盖地,烧红了半边天。虽有蛋清浇筑狮皮,但一晚上玩下来,无论是色泽、狮头、狮皮都得在第二天出灯前修好。所以对于何世国的“人心就不敢消停”便充分了解了。“狮子恶不恶,关键鼻子和眼窝。狮子是天上的神仙,鼻子高,眼睛大,狮子的眼睛顾盼四方,不怒自威。去年正月我扎狮子的那几天,每天都有记者来采访,有说是摄影家,扛着个大家伙天天跟拍。都说我把狮子扎的气什么……想起来了,气吞山河,把狮子扎得像狮子不是本事,能把狮子扎出威严、扎出神气,那才是真本事呢。”

因着一辈子不娶妻,因着把靠手艺挣得的一点钱都用在修路和村里的公益事业上;因着到处呼吁要在村里建设“烧狮子”基地;因着沉溺于扎狮子可以几天几夜不合眼被村里人称“神经病”的何世国,在谈起扎狮子时时而严肃,时而大笑,时而唉声叹气,时而一脸傲娇,不解者,疑为是“神经”,知者,亦不由感叹“谓之何求了”。

蜀河镇,清末民初时期,这里是水运、陆运贯通川陕鄂的重要码头,商贸交易的集散地,有“八大字号”六十九家商铺,素有“小汉口”之称,又被誉为“黄金水道上的传奇”。对于烧狮子,何世国讲了这样一个传说:“说是乾隆中叶,有一湖北商人逆汉水而来蜀河,见蜀河口是做生意的风水宝地,便在此安顿下来做起了买卖,果然生意兴隆,家道日渐殷实。一日,富商做梦,梦见天上下来一对狮子,一公一母,身上冒火花,金光闪闪,富商醒来后,回忆梦里情景,觉得是天降祥瑞,于是在次年正月便自己出资,请当地的匠匠依据梦里狮子的样子,扎了两头狮子,于正月十三上街,在每家商铺前鸣彩头要花子。从此以后就一年年一辈辈传承下来。”

每年正月十三,古镇人在忙完喜庆新年、迎来送往等年事的闲之余,年俗活动的重头戏“烧狮子”便拉开帷幕,所谓“暮色四沉,太平灯起。”整个蜀河古镇的夜,映红天宇的泼泼火伴伴着锣鼓声、喝彩声、呼呼作响的花子声,传承生命的缘起、激荡人类的生生不息。

当听我们问有没有人向他学习扎狮子的手艺。何世国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道:“有呢,尹章会58岁,何兴林52岁,朱炳贵52岁,黄正印30多岁,除了黄正印,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,我是想给年轻人教呢。”

这个已有三百多年历史,已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烧狮子,扎狮子的手艺会一辈辈传承下去的,除了这个黄正印,还有无数个黄正印。

## 安康桃花源记

牛霖

桃花源者,安康乐民之园也。临富家河,脉承玉莽,精结成巢,吞吐之间,沃壤千里。东有汉水布金沙,西依牛山勒万马,南眺鲤鱼藏笔峰,暮然北顾,群峦自作千兵护,蔚然大观之势也。

曩者不可追忆!荒草萋萋,荆棘丛丛,乱石嶙峋,杂树纠葛,鸦啼枯木,阒无人迹。辛丑孟冬,乃平丘壑,除榛莽、疏泉流,依山就势筑新亭、修长廊、掘深潭,夹道遍植桃林千亩,种鲜妍花草逾四百亩于其下,辟为百姓畅游之所。释然中游,世虑暂忘,有感于武陵人,皆谓之外世桃源,故名之。

余独爱漫漫而游,仰而望山,俯而听泉,坐而观雨,卧而赏月。春有桃花灼灼,夏有绿荫浓浓,秋有涸松郁郁,冬有炊烟袅袅。四时景异,其乐无穷,来者恋恋不能去也。每逢佳节,老幼乘兴悠悠,四方辐辏,观者如市。噫!兹地岂非刘子骥所寻乎?日月同天,前人不见。名虽同,实则殊异甚矣。避乱绝境焉能同盛世乐园语?大丈夫居天地,何堪一隅以寄身。当经世致用,居泽苍生。纵身死骨销,沧海横流,亦有浩气长存!唯唯。阳春有脚,斯园之不朽。

## 父爱如糖

旬阳 鲁玲

1983年夏天,天空阴沉沉的,大雨倾盆。母亲愁眉不展,叹息着说,再这样下的话,河边菜地可能就要被淹了。伴随着母亲的叹息声,雨一下就是十几天,菜地被淹,公路被淹,洪水蔓延到我小院子,房子里灌满了水。

幼小的我不懂事,看着父母满头大汗,在不断地扫水,而我却不停地哭闹:“我要吃棒棒糖!我要吃棒棒糖!”由于菜地被淹,房子被淹,母亲的心情糟糕透了,而我还在不断地大声啼哭,母亲索性给我几巴掌,让我住嘴,我的哭声反而更大了。父亲一把抱起我,将我骑在他的脖子上,就往外走。一边走一边还能听到母亲的唠叨声:“看你把她能惯成啥样?”

第一次被父亲举高高,高兴地停止了哭声。越往前走,发现门口下面的独木桥早已被洪水冲得不见了踪影。父亲稍作停留就毅然决定驮着我绕路前行,他艰难地穿过被泥浆淹没的小路上,我紧紧搂着父亲的脖子,大约二十分钟才走到城关供销社。当父亲快要将我放下时的时候,我才发现,不知什么时候洪水已没过父亲的膝盖。售货员阿姨看到我们问道:“你们屋没事吧?”父亲点了点头,憨憨地一笑说:“莫事儿,进了水,还不碍事。娃儿小,到处是水,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玩,闹着要吃糖。”

“一根五分钱,两根一毛钱。看你平时老实巴交,闷葫芦一个,没想到对娃儿还心疼得很呀!”售货员一边从柜台里取糖一边打趣说。父亲并不生气,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伸手抚摸着我的头发,我紧紧地抱着父亲大腿,小脑袋点得像啄米似的。我拿着棒棒糖,舍不得吃,细细地打量着:整个糖身被一张白色透明的塑料纸包裹着,能闻到浓浓的红薯糖的香味儿。

多年过去了,父亲鬓角染银霜,但儿时他冒着洪水驮我去买棒棒糖的情景,至今在我的记忆里抹之不去。